

网络文学名家谈

《平凡的世界》是我对故事的追求和评价标准

——访网络作家愤怒的香蕉

□罗先海



愤怒的香蕉，原名曾登科，中国作协会员、湖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、长沙市网络作协副主席、阅文集团白金作家。曾获首届“茅盾文学奖新人奖·网络文学新人奖”、第三届“橙瓜网络文学奖”百强大神、首届“湖南省十大网络作家”等。主要作品有《异域求生日记》《隐杀》《异化》《赘婿》等。《赘婿》获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银奖，2021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受到广泛关注。2022年，《赘婿》作为中国网络文学代表作品之一，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目。

阅读是唯一亮丽的风景

罗先海：您对阅读似乎一直有着执着的热爱，据说在广东打工时每次发工资都会斥“巨资”购买文学名著。

愤怒的香蕉：那时我住在广东佛山的农村，租住的房子里只有一条被子，下面垫一个席子，旁边则摆着《悲惨世界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之类的书，此外就没其他亮丽的风景了。这些书我以前都看过，但工作后有了工资，就把以前看过且觉得好的书再买下来，摆在身旁反复看。我的一点微薄工资几乎都花在买名著上了。

罗先海：您对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印象很深，读过多遍，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感受？

愤怒的香蕉：我觉得《平凡的世界》是当下时代最需要的书，尤其对我们“80后”而言，这本书启发了太多的人。一部文学作品流传到当下仍被需要，我认为这应该是文学应有的高级形态。我喜欢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这部作品代表了一种精神，代表了我写作的方向。《平凡的世界》就是我现在创作过程中对故事的追求和评价标准。

罗先海：高中时您就有“古游河”这个笔名，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网络创作的吗？

愤怒的香蕉：我高中复读那一年就经常在纸上写文章，然后到网吧打成电子稿，发在“翠微居”上，笔名就叫古游河。那时我是“文青”状态，发文没人看也自得其乐，从来没想过靠写书赚钱。

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写作，一直写到高中毕业，从来没有哪个老师夸过我，但我就是喜欢写，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消遣。写了几本书后，我就到佛山打工，买了一堆文学名著放在枕边，和我一起的陶瓷工人少有这样的。我那会就在思考，这些名著确实很有营养，但身边做工的人就是不喜欢，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也应该研究普通工人到底喜欢读什么，再想办法把有营养的作品“输出”给他们？

2007年时，我开始重新写作，写之前会先思考别人喜欢看什么，然后再动手写一点能打动别人的文字。我当时觉得这种迎合他人的写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，不想让人知道，所以就换了“愤怒的香蕉”这个笔名，一直沿用到现在。我那时重新开始写的第一本书叫《异域求生日记》，我觉得这是一本迎合别人口味的书，颇感羞愧，觉得两个月后可能就不会再写了，所以取笔名也比较随意。

罗先海：要是想到自己的第一本书会火，是不是取笔名的时候就会更谨慎些？

愤怒的香蕉：那是肯定的。《异域求生日记》发出来后所有论坛都在讨论，网文界居然能出这样一本“炫文笔”的书？声势还挺大的。后来起点中文网就来找我签VIP，我当时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，签完之后第一个月是五六百，第二个月就涨到了一千，那时长沙房价才每平三千多。后来写《隐杀》时，勉强能挣到钱了，一个月有一两万，能继续推动我往前走。但火起来确实非常意外，火了之后再改笔名也就不合时宜了。

文字是思维的不完美载体

罗先海：在《赘婿》中，您为什么让主角宁毅以赘婿形象进入作品中？

愤怒的香蕉：赘婿这个形象有天生的压抑点，和退婚流一样。赘婿的身份一开始是低下的，但网文里不会永远这样，中间转折的过程有天生的吸引力，可以调动读者的情绪。

罗先海：《赘婿》火了之后出现过很多同类小说，您也会看一些其他的“赘婿流”小说吗？

愤怒的香蕉：不怎么看，我个人还是不喜欢短平快的爽点，我喜欢看带有深入挖掘意味的作品。当然我支持所有人都去研究和挖掘爽点，而且要多挖几层。若仅是一个“赘婿”就被人看不起，立马打脸回去，这个故事也就没有嚼劲了。

罗先海：《赘婿》的写作较为成功，但您仍严谨地称之为“实验性”作品。前前后后写了十多年，体系越来越庞大，故事的走向到现在有没有发生变化？

愤怒的香蕉：目前来说还是按照预期方向在推进，因为我的人生观没有发生太大变化，所以写的东西还是照旧，后面剧情哪怕有微调也不会推翻前面的创作设定。只是每个章节怎么写才能吸引人，这才是现在最费脑筋的事。每一章都有很多爽点，但我不会因为情节处于过渡期而抛弃可读性，我认为通俗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好看。

罗先海：有的研究者评价您的创作过程违反了商业规律，以超绝的商业成绩证明写得少又写得慢的网络小说也有生存空间。您怎么看这种评价？

愤怒的香蕉：这是跟读者之间的一种博弈。比如我前面写的剧情，读者觉得非常爽，就能支撑读者多看几章。如果我每月更新一章，这一章就必须保证高质量，下个月才能勾住一部分读者。我写得越慢，小说的质量就要求越高。网文创作是以读者为导向的，如何征服读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创作课题。虽然有些读者一边骂一边看，但这也证明你的创作抓住了读者。

罗先海：您会经常关注读者的批评性意见吗？

愤怒的香蕉：以前写书的时候会，现在不会，写到现在能够跟上我的思路且能给出具体意见的读者已经非常少了。《赘婿》写到最后，我的想法是能像传统文学创作一样完成起承转合，对里面80%的人物命运做出预言性升华，把所有的线归结成一个结点。这也是我在读《平凡的世界》时最大的感受，就是让读者在我所营造的世界里有所顿悟。

罗先海：网络文学虽是偏通俗的爽文，但其实也要学习传统文学的精华。

愤怒的香蕉：现在的问题就是少有网络小说这么做。传统小说一般二三十万字篇幅，整合起来相对比较容易，但几百万字的网文可能有上百条线索，最后要整合到一个恰到好处的点，然后再“爆破”就有点难。如果我把自己的作品看成一部纯粹的网文，完结后就和读者没有太大关系了。但我是读惯了传统文学的网文作者，一方面我会拿传统文学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另一方面还要追求网文的爽感。所以我的作品结局可能不像传统文学那样工整，但其实工作量比传统文学大得多。

罗先海：您曾经说过，从《异域求生日记》到《隐杀》《异化》，再到现在的《赘婿》，每本书的创作都是写作技巧的提升。能不能分享一下技巧提升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

愤怒的香蕉：重新开始写网文时，我喜欢炫技，会刻意模仿村上春树那种文艺类日记的写法。到《隐杀》时，我逐渐意识到写作的原则是“文字是思维的不完美载体”，文字是用来承载和传递思维的，它是一种工具。之后我就把小说里所有的炫技成分都删掉，尽量不用四字成语，语言就慢慢变得朴实了。我会学习电影里起承转合的结构，比如《阿凡达》中主角愤怒地想要反抗地球人时，读者会产生共鸣。《隐杀》里“八月火”这个结构勉强算成功，前七集的美好生活到第八集全部被砸碎，很多读者都跟着哭。虽然做好了这个大结构，但每一集的小结构却没有做好。我很向往这种结构，所以在写《异化》时就专注做这种小

结构。在写《赘婿》时，每一集的结构我都尽量做好，到“刺杀皇帝”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大结构，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前半段和后半段合成一个顺畅的结构。

罗先海：文字表达并非越简洁越好，也不是越繁复越好，而是需要掌握度和平衡。

愤怒的香蕉：浅层的“YY”可以利用一些方式让人爽，每个网文作者都有掌握爽点的写作功力。比如某个作者只让读者在作品中感觉到爽点，而我作品的爽点可能藏得更深，但希望能让读者读到爽点时激动得跳起来。我之前用增加侧面描写的办法深入挖掘某个爽点，描写场景时不会不厌其烦地从侧面刺激读者内心，最大程度地调动爽点。察觉到爽点后，会进一步思考如何将爽点全都挖掘出来，还会继续思考若去掉一些字数能否达到同样效果？这样一轮一轮地改，砍掉、拿起来，再砍掉、再拿起来，最终慢慢抵达平衡点。

我认为自己创作的本都是实验性文字，超五百万字的大结构，没有实验是做不起承转合的。网文能否在保持通俗的情况下输出一点传统文学的内核，做到雅俗共赏？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
雅俗共赏是值得追求的艺术境界

罗先海：您的实验和设想做成之后，将会是沟通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一个范例。当下网络文学已是受众面最广的文学传统，网文作家作为最为活跃的文化群体之一，理应担负起服务当代读者精神文化需求之职责，雅俗共赏是值得追求的艺术境界。

愤怒的香蕉：是的。作品要成为经典不仅需要雅的元素，还要有俗的因子，要把雅和俗以中性态度和标准进行客观审视。以往研究通俗文学，首先是研究其文学内涵，但我认为通俗文学的首要问题一定是怎么写得好看。很多理论批评对作家创作没有太强的指导意义，我认为从创作实践出发再来提升理论，实践意义可能会更强。如果《赘婿》写完之后有人能给出客观评价，能看到这个实验中的写作路径，那么其他作者也可以从中吸收一点网文经验。传统文学的主题都不错，但怎么把过程写好，怎么把读者抓住很重要，这是问题。过程是手段，主题是目的，这样融合起来就达成了雅俗共赏。

罗先海：文学创作要做好雅和俗的平衡，只有做到雅俗兼收、融合并蓄，才能在雅中体味到俗的烟火气，在俗中体味到雅的情趣，相得益彰、相映成趣，而不能为了追求雅致而主动拒斥俗气。您如何看待当下网文的发展前景？

愤怒的香蕉：我认为网文的成熟需要专注于发展长板，即使它的短板非常短也无妨。网络文学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，短板已经慢慢提上来了。现在几乎每一部能爆火的网文，结构都很完整，几百万字的网文结构也能保证前期的线索到结局依然不被抛弃。我认为五到十年时间内，网文会进入真正和外界接轨的阶段，这两年短视频行业的爆发令人感到意外，网文的发展可能会更快地进入下一个阶段，但具体能不能做到还要看实践。

罗先海：您最希望传递给新生代网络作家哪些经验和启示？

愤怒的香蕉：我见过很多优秀的“文青”作者，网文写到一定阶段获得不少经济收益，然后开始回过头来追求文学性，写出来的书反而不好看了，最后甚至放弃写作，非常可惜。其实他们应该走雅俗共赏的路子，而不是到一定程度后把俗抛弃。“俗”的规律需要创作者重视，重视规律才能掌握规律。我建议新的网文作家创作时能加入自己的思考和感悟，贩卖一下“文青”的仪式感，可能会得到更多读者的喜欢。我觉得良性的网文生态，首先要有大量的人追逐市场，也要允许一些“文青”作者存在，关键是让这些作者知道可以做到雅俗共赏，不能回头去干“去俗写雅”的事情，否则最后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

罗先海：创作上如何做到雅俗共赏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课题。

愤怒的香蕉：这个时代的网文作者有点像当年写宋词的那批人，他们在勾栏瓦舍间写词的时候也没想过名留千古，但作品还是流传下来了。这些作品既有雅的传播，也有俗的影响。因为人的成长是循序渐进的，所以我们得掌握人们在每个阶段会喜欢什么？能接受什么？然后才有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，我认为这是当下网文创作应该思考和积极践行的事。

[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，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《湖南网络文学口述资料搜集、整理与研究》(21ZDB004)阶段性成果。]

文艺新观察

“天啊，太好吃了”“这道菜真的好胡哦”“下饭综艺，让人忍不住多吃几口”……如果在深夜，一不小心点开芒果TV一档新的美食节目，可能会被飞速滚来的弹幕狠狠“袭击”。到底是什么美食让众多网友隔着屏幕都“流口水”？

由湖南卫视王琴工作室和潘瑞芳团队联合制作的美食文旅探访节目《去“湘”当有味的地方》第二季近期于湖南卫视、芒果TV同步播出，通过“美食+文旅”相融合的方式，由主持人汪涵领衔美食小分队，沿着湖南文旅五大板块，跨越山川河流，带领观众深入探索湖湘的独特风味，讲述湖南美食背后的故事。

饱口福+饱眼福

“店家蒸饭香初熟，市担莼丝滑欲流。”湖南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土地，不仅孕育了无数英雄豪杰，也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美食文化。

在首季节目收获成功的基础上，《去“湘”当有味的地方》第二季全新升级。美食小分队以自驾游的方式走访湖南各市县，足迹从洞庭湖、大株潭，遍布雪峰山、大湘西和长株潭，“打卡”隐藏在三湘四水间的宝藏景点，探寻众多耳熟能详的地道湘菜，带观众领略独具魅力的湖湘风情。

从南山之巅到湘江之源，自然美景迷人眼，人文景观暖人心。其中有一集，嘉宾行至湘潭窑湾，已有百年历史的谭宝汽车站跃入眼帘，外形酷似“碉堡”的独特造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作为我国首个实施人车分流的车站，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汽车站之一，谭宝汽车站见证了中国交通史上的多个“第一”。美食小分队参观探访汽车站内部，讲解其历史和功能，成功带观众完成了“打卡”之旅。

与第一季在大城市中探索知名美食不同，本季节目带领观众深入县城小镇，甚至是山间湖畔的隐秘之地，发现那些当地人推崇备至的地方特色美食。常德肉香鲜嫩的土鸡、永州外脆里嫩的猪婆脚、衡阳酸甜苦辣的人生四味……不同的是味道，相同的是唇齿留香间满溢的湖湘特色。

味蕾旅行+文化碰撞

食物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，是最直接的文化表达。中华美食的独特之处在于，每一道菜背后都是当地的历史与风情，都是各地劳动人民生活具象化的体现。

《去“湘”当有味的地方》第二季在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背后，深入挖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故事，在“吃播”的同时，也讲解了每道特色菜中包含的制作者和本地历史的深厚情感。比如，节目中出现的龙山王大姐的辣子鸡，其中饱含着王大姐几十年辛勤付出的努力、精益求精的精神；在数字媒体的浪潮中，手艺人彭南科通过自己的实践，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；永州司酒家数十年如一日为往来于湖广两地的司机提供餐食，等等。这些细节都让我们回味，“舌尖上的美味”不只是味觉上的酸甜苦辣，更是生活中的“苦辣酸甜”。

随着文旅融合成为趋势，《去“湘”当有味的地方》通过“美食+文旅”的混搭，开辟了一条推广地域文化的新颖路径。品味美食，就是探寻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，汲取地域文化中质朴的精神土壤，寻找美食或我们民族气息的精神养分。期待未来有更多以美食为媒、展现文旅画卷的综艺节目，让观众品在其中、乐在其中。

美食+文旅，「湘」当有味！

本报记者 刘鹏波

让网文成为真正的「治愈系游戏」

专家研讨我会修空调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

本报讯(记者 刘鹏波) 9月19日，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、河南省作协和阅文集团主办的我会修空调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作品研讨会在线上举行，河南省作协在线下设分会场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、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南飞雁、阅文集团副总编辑田志国、周志强、马季、秒秒、张永禄、赖尔、翟羽佳、战玉冰、刘昕亭等专家学者，以及编辑、读者和网络作家共30余人与会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副主任朱钢主持会议。

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是由网络作家我会修空调创作的一部悬疑题材作品，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主题思考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认可。作品通过主角韩非的视角，展现了一个现实与游戏世界交织的复杂故事，探讨了人性、科技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问题。

何弘表示，网络文学作为新时代的文学样式，应当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，构建互联网背景下的文明新形态。网络文学不仅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，更要追求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。南飞雁介绍说，河南省作协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文学事业的发展，通过成立网络文学学会、筹备网络作协等举措，推动河南网络文学的繁荣。网络作家正成为新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，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助力文化强国建设。田志国从出版和推广的角度，分享了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的成功经验：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创新，也在于其与读者的深度互动和市场的精准定位。

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，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与会者认为，《我的治愈系游戏》展现了创新的叙事技巧和深刻的主题思考，在悬疑推理小说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情感的边界。小说通过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交织，让读者在享受悬疑故事的同时，也对“人的存在”进行了深度思考。作品中的“幽灵现实”成为了生活现实的“创伤性硬核”，展现出作者对于青年人直面现实世界创伤的期望，鼓励他们勇敢前行。

朱钢在总结时说，小说不仅在表面上提供了恐怖故事的快感，更深层地探讨了人与游戏的深度关系，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治愈和力量，体现了网络文学的深刻内涵和温暖力量。

青年学者畅谈新媒体时代的文艺传承与发展

本报讯 9月21日，由中国文艺评论(首都师范大学)基地、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、首都师范大学网络文艺研究中心主办，北京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、《中国图书评论》协办的“新媒体时代的文艺传承与发展”工作坊暨青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，围绕“新媒体时代文学艺术的新质与转变”“新媒体文艺的时代精神与文化遗产”“新媒体时代的文艺作品细读”“新媒体文艺评论的新路径”“跨

界融合与文艺创新”“媒介文艺现象探讨”等论题展开探讨。

此次青年文艺批评家工作坊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许苗苗策划并主持，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学部主任、艺术与美育研究院院长王德胜致开幕辞。青年学者深入探讨了新媒体时代文学如何破圈、戏剧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承发展与挑战、由电子游戏看数字时代和流行文化的美学特征、“娜拉”与现代文学中女性问题、历史意识和启蒙意识的关系、智能影像的生产

专家研讨数字文艺与传统经典的当代活化

志强认为，中国数字文艺的登场代表了一种“新的话语”时代到来，数字文艺作为当前社会文化的寓言，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，又传达出年轻人的数字文化特质。李玮将《黑神话：悟空》在内的数字文艺放入数字化人文的整体性思考之中，数字化人文的显著特征就是超越常规时空和互文性写作的广泛使用，并创造出属于数字时代的文化经典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李洋以《黑神话：悟空》为例，提出数字文艺充分打开了“敌人的世界”，通过对“敌人世界”的了解和补充，玩家或读者重新理解自己，也完成了对自身世界的塑造。围绕《西游记》经典著作的数字活化转化，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强认为，从《西游记》到《悟空传》再到当前的《黑神话：悟空》，代表

了对经典文本的多义性解读，也将经典转化为无限拓宽和变化的文本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项蕾谈到，当代人在不同媒介文本中建构出不同的“自我”面貌，媒介所造就的肉身记忆和经验又决定着人的“阈限”状态。张学谦、王秋实、宋磊则从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文化因素出发，分析了角色、景观、音乐、审美及世界观的数字化呈现方式，认为“时间资本”对数字文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。大家表示，传统经典的“世界”实现数字化表达，首先要理解传统世界观与数字世界观的形式差异，其次是将传统经典的文化经验与数字化体验巧妙结合，最后数字文艺应回到人民性的层面上，将传统经典的文化智慧与人民的精神生活相结合。(孙金琛)

和制作对传统影视创作的挑战等话题。

会上发布《批判性媒体素养指南》中文版。该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7月出版，作者为美国学者道格拉斯·凯尔纳和杰夫·沙尔，译者许苗苗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蔚。作为媒介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，该书为中国文化研究的思想困境和现实出路问题提供了参考，也为人们在技术扩张时代参与文化生活时保持独立思考能力、树立批判性思维提供了指导。

大家表示，传统经典的“世界”实现数字化表达，首先要理解传统世界观与数字世界观的形式差异，其次是将传统经典的文化经验与数字化体验巧妙结合，最后数字文艺应回到人民性的层面上，将传统经典的文化智慧与人民的精神生活相结合。(孙金琛)